

閱  
微  
艸  
堂  
筆  
記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三

灤陽續錄五

觀弈道人撰

戴東原言其族祖某嘗僦僻巷一空宅久無人居或言有鬼某厲聲曰吾不畏也入夜果燈下見形陰慘之氣砭人肌骨一巨鬼怒叱曰汝果不畏耶某應曰然遂作種種惡狀良久又問曰仍不畏耶又應曰然鬼色稍和曰吾亦不必定驅汝怪汝大言耳汝但言一畏字吾卽去矣某怒曰實不畏汝安可詐言畏任汝所爲可矣鬼言之再四某終不荅鬼乃太息曰吾住此三十餘年從未見強項似汝者如此蠢物豈可與同居奄然滅矣或

咎之曰畏鬼者常情非辱也謬若以畏可息事寧人彼此相激伊於胡底乎某曰道力深者以定靜祛魔吾非其人也以氣凌之則氣盛而鬼不逼稍有牽就則氣餒而鬼乘之矣彼多方以餌吾幸未中其機械也論者以其說爲然

飲食男女人生之大欲存焉千名義瀆倫常敗風俗皆王法之所必禁也若癡兒騷女情有所鍾實非大悖於禮者似不必苛以深文余幼聞某公在郎署時以氣節嚴正自任嘗指小婢配小奴非一年矣往來出入不相避也一日相遇於庭某公亦適至見二人笑容殆未斂

怒曰是淫奔也於律姦未婚妻者杖遂亟呼杖衆言與女嬉戲實無所染婢眉與乳可驗也某公曰於律謀而未行僅減一等減則可免則不可卒並杖之創幾殆自以爲河東柳氏之家法不是過也自此惡其無禮故稽其婚期二人遂同役之際舉足趑趄無事之時望影藏匿跋前疐後日不聊生漸鬱悒成疾不半載內先後死其父母哀之乞合葬某公仍怒曰嫁殤非禮豈不聞耶亦不聽後某公歿時口喃喃似與人語不甚可辨惟非我不可於禮不可二語言之十餘度了了分明咸疑其有所見矣夫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古禮也某公於

孩稚之時卽先定婚姻使明知爲他日之夫婦朝夕聚處而欲其無情必不能也內言不出於閫外言不入於閫古禮也某公僮婢無多不能使各治其事時時親相授受而欲其不通一語又必不能也其本不正故其末不端是二人之越禮實主人有以成之乃操之已蹙處之過當死者之心能甘乎冤魄爲厲猶以於禮不可爲詞其斯以爲講學家乎

山西人多商於外十餘歲輒從人學貿易俟蓄積有貲始歸納婦納婦後仍出營利率二三年一歸省其常例也或命途蹇剝或事故縈牽一二十載不得歸甚或金

盡裘敝耻還鄉里萍飄蓬轉不通音問者亦往往有之  
有李甲者轉徙爲鄉人靳乙養子因冒其姓家中不得  
其蹤跡遂傳爲死俄其父母並逝婦無所依寄食於母  
族舅氏家其舅本住鄰縣又學家逐什一商舶南北歲  
無定居甲久不得家書亦以爲死靳乙謀爲甲娶婦會  
婦舅旅卒家屬流寓於天津念婦少寡非長計亦謀嫁  
於山西人他時尚可歸鄉里懼人嫌其無母家因詭稱  
已女衆爲媒合遂成其事合卺之夕以別已八年兩懷  
疑而不敢問宵分私語乃始了然甲怒其未得實據而  
遽嫁且詬且毆閭家驚起靳乙隔窻呼之曰汝之再娶

有婦亡之實據乎且流離播遷待汝八年而後嫁亦可  
諒其非得已矣甲無以應遂爲夫婦如初破鏡重合古  
有其事若夫再娶而仍元配婦再嫁而未失節載籍以  
來未之聞也姨丈衛公可亭曾親見之

滄州酒阮亭先生謂之麻姑酒然土人實無此稱著名  
已久而論者頗有異同蓋舟行來往皆沽於岸上肆中  
村釀薄醪殊不足辱杯俾又土人防徵求無厭相戒不  
以真酒應官雖咎捶不肯出十倍其價亦不肯出保陽  
制府尚不能得一滴他可知也其酒非市井所能釀必  
舊家世族代相授受始能得其水火之節候水雖取於

衛河而黃流不可以爲酒必於南川樓下如金山取江  
心泉法以錫罍沉至河底取其地漏之清泉始有冲虛  
之致其收貯畏寒畏暑畏濕畏蒸犯之則味敗其新者  
不甚佳必度閤至十年以外乃爲上品一罍可位四五  
金然互相餽贈者多耻於販鬻又大姓若戴呂劉王若  
張衛率多零替醴者亦稀故尤難得或運於他處無論  
肩運車運舟運一搖動卽味變運到之後必安靜處澄  
半月其味乃復取飲注壺時當以杓平挹數擺撥則味  
亦變再澄數日乃復姚安公嘗言飲滄酒禁忌百端勞  
苦萬狀始能得花前月下之一酌實功不補患不如遣



小豎隨意行沽反陶然自適蓋以此也其驗真偽法南川樓水所釀者雖極醉胸膈不作惡次日亦不病酒不過四肢暢適恬然高卧而已其但以衛河水釀者則否驗新陳法凡度閤二年者可再溫一次十年者溫十次如故十一次則味變矣一年者再溫卽變二年者三溫卽變毫釐不能假借莫知其所以然也董曲江前輩之叔名思任最嗜飲牧滄州時知佳酒不應官百計勸諭人終不肯破禁約罷官後再至滄州寓李進士銳巖家乃盡傾其家醪語銳巖曰吾深悔不早罷官此雖一時之戲謔亦足見滄酒之佳者不易得矣

先師李又聘先生言東光有趙氏者先生言舉凡字不能記以尚是元  
尊行嘗過清風店招一小妓侑酒偶語及某年宿此曾  
招一麗人留連兩夕計其年今未滿四十因舉其小名  
妓駭曰是我姑也今尚在明日同至其家宛然舊識方  
握手寒溫其祖姑聞客出視又大駭曰是東光趙君耶  
三十餘年不相見今髻雖欲白形狀聲音尚可畧辨君  
號非某耶問之亦少年過此所狎也三世一堂都無避  
忌傳杯話舊惘惘然如在夢中又住其家兩夕而別別  
時言祖籍本東光自其翁始遷此今四世矣不知祖墓  
猶存否因舉其翁之名乞爲訪問趙至家後偶以問鄉

之耆舊一人愕然良久曰吾今乃始信天道是翁卽君家門客君之曾祖與人訟此翁受怨家金陰爲反間訟因不得直日久事繁愧而挈家逃以爲在海角天涯矣不意竟與君遇使以三世之婦償其業債也吁可畏哉又聃先生又言有安生者頗聰穎忽爲衆狐女攝入承塵上吹竹調絲行炙勸酒極嫖狎冶蕩之致隔紙聽之甚了了而承塵初無微隙不知何以入也燕樂旣終則自空擲下頭面皆傷損或至破骨流血調治稍愈又攝去如初毀其承塵則攝置屋頂其擲下亦如初然生殊不自言苦也生父購得一符懸壁上生見之卽戰慄伏

地魅亦隨絕問生符上何所見云初不見符但見兵馬  
猙獰戈甲晃耀而已此狐以爲讐耶不應有燕朋之歡  
以爲媚耶不應有撲擲之酷忽喜忽怒均莫測其何心  
或曰是讐也媚之乃死而不悟然媚卽足以致其死又  
何必多此一擲耶

李漚川言有嚴先生忘其名與字值鄉試期近學于館  
後自燈下夜讀一館僮送茶入忽失聲仆地殞碎殫然  
嚴驚起視則一鬼披髮瞪目立燈前嚴笑曰世安有鬼  
爾必黠盜飾此狀欲我走避耳我無長物惟一枕一席  
爾可別往鬼仍不動嚴怒曰尚欲給人耶舉界尺擊之

瞥然而滅嚴周視無迹沉吟曰竟有鬼耶旣而曰魂升  
於天魄降於地此理甚明世安有鬼殆狐魅耳仍挑燈  
琅琅誦不輟此生嘲強可謂至極然鬼亦竟避之蓋執  
拗之氣百折不回亦足以勝之也又聞一儒生夜步廊  
下忽見一鬼呼而語之曰爾亦曾爲人何一作鬼便無  
入理豈有深更昏黑不分內外竟入庭院者哉鬼遂不  
見此則心不驚怖故神不昏亂鬼亦不得而侵之又故  
城沈丈豐功諱鼎勳姚安公之同年嘗夜歸遇雨泥潦縱橫與一  
奴扶掖而行不能辨路經一廢寺舊云多鬼沈丈曰無  
人可問且寺中覓鬼問之徑入繞殿廊呼曰鬼兄鬼兄

借問前途水深淺寂然無聲沈丈笑曰想鬼俱睡吾亦  
且小憩遂偕奴倚柱睡至曉此則襟懷灑落故作游戲  
耳

阿文成公平定伊犁時於空山捕得一瑪哈沁詰其何  
以得活曰打牲爲糧耳問潛伏已久安得如許火藥曰  
蜣螂曝乾爲末以鹿血調之曝乾亦可以代火藥但比  
硝磺力少弱耳又一蒙古台吉云烏銃貯火藥鉛丸後  
再取一乾蜣螂以細杖送入則比尋常可遠出一二十  
步此物理之不可解者然試之均驗又瘍醫殷贊庵云  
水銀能蝕五金金遇之則白鉛遇之則化凡戰陣鉛丸

陷入骨肉者割取至爲楚毒但以水銀自創口灌滿其鉛自化爲水隨水銀而出此不知驗否然於理可信田白岩言有士人僦居僧舍壁懸美人一軸眉目如生衣褶飄颺如動士人曰上人不畏擾禪心耶僧曰此天女散花圖堵芬木畫也在寺百餘年矣亦未暇細觀一夕燈下注目見畫中人似凸起一二寸士人曰此西洋界畫故視之若低昂何堵芬木也畫中忽有聲曰此妾欲下君勿訝也士人素剛直厲聲叱曰何物妖鬼敢媚我遽擊其軸欲就燈燒之軸中絮泣曰我鍊形將成一付祝融則形消神散前功付流水矣乞賜哀閔感且不

朽僧聞倣擾亟來視士人告以故僧憬然曰我弟子居  
此室患瘵而死非汝之故耶畫不應旣而曰佛門廣大  
何所不容和尚慈悲宜見救度士怒曰汝殺一人矣今  
再縱汝不知當更殺幾人是惜一妖之命而戕無算人  
命也小慈是大慈之賊上人勿悵遂投之鑪中烟焰一  
熾血腥之氣滿室疑所殺不止一僧矣後入夜或嚶嚶  
有泣聲士人曰妖之餘氣未盡恐久且復聚成形破陰  
邪者惟陽剛乃市爆竹之成串者十餘京師謂之火鞭總結其  
信線爲一聞聲時驟然焚之如雷霆砰礧窗扉皆震自  
是遂寂除惡務本此士人有焉



有與狐爲友者天狐也有大神術能攝此人於千萬里外凡名山勝境恣其游眺彈指而去彈指而還如一室也嘗云惟賢聖所居不敢至真靈所駐不敢至餘則披圖按籍惟意所如耳一日此人祈狐曰君能携我於九州之外能置我於人閨閣中乎狐問何意曰吾嘗出入某友家預後庭絲竹之宴其愛妾與吾目成雖一語未通而兩心互照但門庭深邃盈盈一水徒悵望耳君能於夜深人靜攝我至其繡閣吾事必濟狐沉思良久曰是無不可如主人在何曰吾偵其宿他姬所而往也後果偵得實祈狐偕往狐不俟其衣冠遽携之飛行至一

處曰是矣瞥然自去此人暗中摸索不聞人聲惟覺觸手皆卷軸乃主人之書樓也知爲狐所弄倉皇失措誤觸一几倒器玩落板上碎聲砰然守者呼有盜僮僕至啟鎖明燭執械入見有人瑟縮屏風後共前擊仆以繩急縛就燈下視之識爲此人均大駭愕此人故狡黠詭言偶與狐方忤被提至此主人故稔知之拊掌揶揄曰此狐惡作劇欲我痛扶君耳姑免笞逐出因遣奴送歸他日與所親密言之且詈曰狐果非人與我相交十餘年乃賣我至此所親怒曰君與某交已不止十餘年乃借狐之力欲亂其閭閻此誰非人耶狐雖憤君無義

以游戲傲君而仍留君自解之路忠厚多矣使待君華服盛飾潛挈置主人卧榻下君將何詞以自文由此觀之彼狐而人君人而狐者也尚不自反耶此人愧沮而去狐自此不至所親亦遂與絕郭彤綸與所親有爪葛故得其詳

老儒劉泰宇名定光以舌耕爲活有浙江醫者某携一幼子流寓二人甚相得因卜鄰子亦韶秀禮泰宇爲師醫者別無親屬瀕死託孤於泰宇泰宇視之如子適寒冬夜與共被有楊甲爲泰宇所不禮因造謗曰泰宇以故人之子爲孽童泰宇憤恚問此子知尚有一叔爲糧

艘旗丁掌書箒因携至滄州河干借小屋以居見浙江糧艘一一遙呼問有某先生否數日竟得之乃付以姪其叔泣曰夜夢兄云姪當歸故日日獨坐舵樓望兄又云楊某之事吾得直於神矣則不知所云也泰宇亦不明言悵悵自歸迂儒拘謹恒念此事無以自明因鬱結發病死燈前月下楊恒見其怒目視楊故猶悍不以爲意數載亦死妻別嫁遺一子亦韶秀有宦室輕薄子誘爲變童招搖過市見者皆太息泰宇或云肅寧人或云任邱人或云高陽人不知其審大抵住河間之西也跡其平生所謂歿而可祀於社者歟此事在康熙中年三

從伯燦宸公喜談因果嘗舉以爲戒久而忘之戊午五月十二日住密雲行帳夜半睡醒忽然憶及悲其名氏翳如至潞陽後爲錄大畧如右

常守福鎮番人康熙初隨衆剽掠捕得當斬曾伯祖光吉公時官鎮番守備奇其狀貌請於副將韓公免之且補以名糧收爲親隨光吉公罷官歸送公至家因留不返從伯祖鍾秀公嘗曰常守福矯捷絕倫少時嘗見其以兩足挂明樓雉堞上倒懸而掃磚線之雪四圍皆爭劇盜多能以足向上手向下倒抱樓角而登近雉堞處以磚凸出三寸四圍鑲之則不能登以足不能懸空也俗謂之持帚翩然而下如飛鳥落地真健兒也後光吉

公爲娶妻生子聞今尚有後人爲四房伯祖云

門聯唐末已有之蜀幸寅遜爲孟昶題桃符新年納餘  
慶嘉節號長春二語是也但今以朱箋書之爲異耳余  
鄉張明經晴嵐除夕前自題門聯曰三間東倒西歪屋  
一箇千錘百鍊人適有鍛鐵者求彭信甫書門聯信甫  
戲書此二句與之兩家望衡對宇見者無不失笑二人  
不辛酉拔貢同年頗契厚坐此竟成嫌隙凡戲無益此  
亦一端又董曲江前輩喜諧謔其鄉有演劇送葬者乞  
曲江於臺上題一額曲江爲書弔者大悅四字一邑傳  
爲口實致此人終身切齒幾爲其所構陷後曲江自悔

嘗舉以戒友朋云

董秋原言有張某者少游州縣幕中年度足自贍卽閒居以蒔花種竹自娛偶外出數日其婦暴卒不及臨訣心恒悵悵如有失一夕燈下形見悲喜相持婦曰自被攝後有小罪過待發遣遂羈絆至今今幸勘結得入輪迴以距期尚數載感君憶念祈於冥官求視君亦夙緣之未盡也遂相繼絕如平生自此人定恒來鷄鳴輒去嫵婉之意有加然不一語及家事亦不甚問兒女曰人世器礫泉下人得離苦海不欲聞之矣一夕先數刻至與語不甚吝曰少遲君自悟耳俄又一婦褰簾入形容

無二惟衣飾差別見前婦驚却前婦叱曰淫鬼假形媚  
人神明不汝容也後婦狼狽出門去此婦乃握張泣張  
恹恹莫知所爲婦曰凡餓鬼多託名以求食淫鬼多假  
形以行媚世間靈語往往非真此鬼本西市媚女乘君  
思憶投隙而來以盜君之陽氣適有他鬼告我故投訴  
社公來爲君驅除彼此時諒已受笞矣問今在何所曰  
與君本有再世緣因奉事翁姑外執禮而心怨望遇有  
疾病雖不冀幸其死亦不迫切求其生爲神道所錄降  
爲君妾又因懷挾私憤以語激君致君兄弟不甚睦再  
降爲媵婢須後公二十餘年生今尚浮游墟墓間也張



牽引入幃曰幽明路隔恐干陰譴來生會了此願耳嗚咽數聲而滅時張父母已故惟兄別居乃詣兄具述其事友愛如初焉

有嫠婦年未二十惟一子甫三四歲家徒四壁又鮮族屬乃議嫁婦色頗艷其表戚某甲密遣一姬說之曰我於禮無娶汝理然思汝至廢眠食汝能託言守志而私暱於我每月給貲若干足以贍母子兩家雖各巷後屋則僅隔一牆梯而來往人莫能窺也婦惑其言遂出入如外婦人疑婦何以自活然無迹可見姑以爲尚有蓄積而已久而某甲奴婢洩其事其子幼卽遣就外塾宿

至十七八亦稍聞繁言每泣諫婦不從狎昵雜坐反故  
使見聞冀杜其口子恚甚遂白晝入某甲家刺刃於心  
出於背而以借貸不遂遭其輕薄怒激致殺首於官官  
廉得其情百計開導卒不吐實竟以故殺論抵鄉鄰哀  
之好事者欲以片石表其墓乞文於朱梅厓前輩梅厓  
先一夕夢是子容色慘沮對而拱立至是憬然曰是可  
毋作也不書其實則一凶徒耳烏乎表書其實則彰孝  
子之名適以傷孝子之心非所以安其靈也遂方沮罷  
其事是夕又夢其拜而去是子也甘殞其身以報父讐  
復不彰母過以爲父辱可謂善處人倫之變矣或曰斬

其宗祀祖宗恫焉盍待生子而爲之乎是則講學之家責人無已非余之所敢聞也

小人之謀無往不福君子也此言似迂而實信李雲舉言其兄憲威官廣東時聞一游士性迂僻過嶺干謁親舊頗有所獲歸裝襪被衣履之外獨有二巨篋其重四人乃能舁不知其何所携也一日至一換舟處兩舡相接束以巨繩扛而過忽四繩皆斷如刃截訇然墮板上兩篋皆破裂頓足悼惜急開檢視則一貯新端硯一貯英德石也石篋中白金一封約六七十兩紙裏亦綻方拈起審視失手落水中倩漁戶沒水求之僅得小半方

慎喪間同來舟子遽賀曰盜爲此二篋相隨已數日以  
岸上有人家不敢發吾惴惴不敢言今見非財物已唾  
而散矣君真福人哉抑陰功得神祐也同舟一客私語  
曰渠有何陰功但新有一癡事耳渠在粵日嘗以百二  
十金託逆旅主人買一妾云是一年餘新婦貧不舉火  
故鬻以自活到門之日其翁姑及壻俱來送皆羸病如  
乞丐臨入房互相抱持痛哭訣別已分手猶追數步更  
絮語媒姬強曳婦入其翁抱數月小兒向渠叩首曰此  
兒失乳生死未可知乞容其母暫一乳且延今日明日  
再作計渠忽躍然起曰吾謂婦見出耳今見情狀淒動

心脾卽引汝婦去金亦不必償也古今人相去不遠馬  
京之父吾豈不能爲哉竟對衆焚其券不知乃主人窺  
其忠厚僞飾已女以紿之儻其竟納又別有狡謀也同  
寓皆知渠至今未悟豈鬼神卽錄爲陰功耶又一客曰  
是陰功也其事雖癡其心則實出於惻隱鬼神鑒察亦  
鑒察其心而已矣今日免禍卽謂緣此事可也彼逆旅  
主人尚不知究竟何如耳先師又聘先生雲舉兄也謂  
雲舉曰吾以此客之論爲然余又憶姚安公言田丈耕  
野西征時遣平魯路守備李虎偕二千總將三百兵出  
游徼猝遇額魯特自閒道來二千總啟虎曰賊馬健退

走必爲所及請公率前隊扼山口我二人率後隊助之  
賊不知我多寡猶可以守虎以爲然率衆力鬪二千總  
已先遁蓋給虎與戰以稽時刻虎敗則去已遠也虎遂  
戰歿後蔭其子先捷如父官此雖受給而敗然受給適  
以成其忠故曰小人之謀無往不福君子也此言似迂  
而實確

雲舉又言有人富甲一鄉積粟千餘石遇歲儉閉不肯  
糶忽一日徵集僕隸陳設概量手書一紅箋榜於門曰  
歲歉人饑何心獨飽今擬以歷年積粟盡貸鄉隣每人  
以一石爲律卽日各具囊篋赴領遲則粟盡矣附近居

民間聲雲合不一日而粟盡有請見主人申謝者則主人不知所往矣皇遽大索乃得於久鏽敝屋中酣眠方熟人至始欠伸衆驚愕掖起於身畔得一紙曰積而不散怨之府也怨之所歸禍之叢也千家饑而一家飽剽劫爲勢所必至不名實兩亡乎感君舊恩爲君市德希恕專擅是所深禱不省所言者何事詢知始末太息而已然是時人情洶洶實有焚掠之謀得是博施乃轉禍爲福此幻形之妖可謂愛人以德矣所云舊恩則不知其故或曰其家園中有老屋狐居之數十年屋圯乃移去意卽其事歟

小時聞乳母李氏言一人家與佛寺鄰偶寺廊躍下一小狐兒童捕得繫縛鞭箠皆懼伏不動放之則來往於院中絕不他往與之食則食不與亦不敢盜饑則向人搖尾而已呼之似解人語指揮之亦似解人意舉家憐之恒禁兒童勿凌虐一日忽作人語曰我名小香是鍾樓上狐家婢偶嬉戲誤事因汝家兒童頑劣罰受其蹂躪一月今限滿當歸故此告別問何故不逃避曰主人養育多年豈有逃避之理語訖作叩額狀翩然越牆而去時余家一小奴竊物遠颺乳母因說此事喟然曰此奴乃不及此狐



陳雲亭舍人言其鄉深山中有廢蘭若云鬼物據之莫能修復一僧道行清高徑往卓錫初一兩夕似有物窺伺僧不聞不見亦遂無形聲三五日後夜有野叉排闥入猙獰跳擲吐火噓烟僧禪定自若撲及蒲團者數四然終不近身比曉長嘯去次夕一好女至合什作禮請問法要僧不荅又對僧琅琅誦金剛經每一分訖輒問此何解僧又不荅女子忽旋舞良久振其雙袖有物簌簌落滿地曰此比散花何如且舞且退瞥眼無迹滿地皆寸許小兒蠕蠕幾千百爭緣肩登頂穿襟入袖或齧或搔爬如蚊蟻蝨之蟻嘔或抉剔耳目擘裂口鼻

如蛇蝎之毒螫撮之投地爆然有聲一輒分形爲數十  
彌添彌聚左支右詘因不可忍遂委頓於禪榻下久之  
蘇息寂無一物矣僧慨然曰此魔也非迷也惟佛力足  
以伏魔非吾所及浮屠不三宿柔下何必戀戀此土乎  
天明竟打包返余曰此公自作寓言譬正人之愠于羣  
小耳然亦足爲輕嘗者戒雲亭曰僕百無一長惟平生  
不能作妄語此僧歸路過僕家面上血痕細如亂髮實  
曾目覩之

老僕劉廷宜言雍正初佃戶張璜於褚寺東架團焦

俗謂

之團焦焦字音轉也守瓜夜恒見一人行步遲重徐徐

二字出北齊書本紀

向西北去一夕偶竊隨之視所往見至一叢冢處有十  
餘女鬼出迺即共狎笑嫖戲知爲妖物然似是蠢蠢無  
所能乃藏火銃於團焦夜夜伺之一夜又見其過發銃  
猝擊訇然仆地秉火趨視乃一翁仲也次日積柴燭爲  
灰亦無他異至夜夢十餘婦女羅拜曰此怪不知自何  
來力猛如熊虎凡新葬女魂無老少皆遭脅污有枝拒  
者登其墳頂踊躍數四卽土陷棺裂無可棲身故不敢  
不從然飲恨則久矣今蒙驅除故來謝也後有從高川  
來者云石人窪馮道墓前馮道景州人所居今猶名相國莊距景城二里墓則在今石人窪余幼時見殘缺石獸石翁仲尚有存忽失一  
音縣志云不知道墓所在蓋承舊志之誤也

石人乃知卽是物也是物自五代至今始煉成形歲月  
不爲不久乃甫能幻化卽縱囚淫卒自取焚如之禍與  
邵二雲所言木偶其事畧同均可爲小器易盈者鑒也  
外叔祖張公蝶莊家有書室頗軒敞周以迴廊中植芍  
藥三四十本花時香過鄰牆門客閔姓者携一僕下榻  
其中一夕就枕後忽外有女子聲曰姑娘致意先生今  
日花開又值好月邀三五女伴借一賞玩不致有禍於  
先生幸勿開門唐突足見雅量矣閔噤不敢荅亦不復  
再言俄微聞衣裳絳絳聲穴窻紙視之無一人影側耳  
諦聽時似喁喁私語若有若無都不辨一字踟躕枕席

牕不交曉三鼓以後似又聞步履聲俄而隔院犬吠俄而鄰家犬亦吠俄而巷中犬相接而吠近處吠止遠處又吠其聲迢遞向東北疑其去矣恐忤之招祟不敢啟戶天曉出視了無痕迹惟西廊塵上似畧有弓彎印亦不分明蓋狐女也外祖雪峯公曰如此看花何必更問主人殆閤公莽莽有傖氣恐其偶然衝出致敗人意耳滄州有董華者讀書不成流落爲市肆司書筭復不能善事其長爲所排擠出以賣藥卜卦自給遂貧無立錐一母一妻以繼絀潸濯佐之猶日不舉火曾歲饑枵腹杜門勢且俱斃聞鄰村富翁方買妾乃謀於母將鬻婦

以求活婦初不從華皆以失節事大致母餓死事尤大  
乃涕泗曲從惟約以儻得生還乞仍爲夫婦華亦諾之  
婦故有姿富翁頗寵眷然枕席時有淚痕富翁固問毅  
然對曰身已屬君事事可聽君所爲至感憶舊恩則雖  
刀鋸在前亦不能斷此念也適歲再饑華與母並爲餓  
殍富翁慮有變匿不使知有一鄰媼偶洩之婦殊不哭  
癡坐良久告其婢媼曰吾所以隱忍受玷者一以活姑  
與夫之命一以主人年已七十餘度不數年卽當就木  
吾年尚少計其子必不留我我猶冀缺月再圓也今則  
已矣突起開樓窗翻身倒墜而死此與前錄所載福建

真和而

學院妾相類然彼以兒女情深互以身殉彼此均可以無恨此則以養姑養夫之故萬不得已而失身乃卒無救於姑與夫事與願違徒遭玷瀕痛而一決其賁恨尤可悲矣

余十歲時聞槐鎮一僧

槐鎮即金史之槐家鎮今作淮鎮誤也

農家子也

好飲酒食肉廟有田數十畝自種自食牧牛耕田外百無所知非惟經卷法器皆所不蓄毘盧袈裟皆所不具卽佛龕香火亦在若有若無間也特首無髮室無妻子與常人小異耳一日忽呼集鄰里而自端坐破几上合掌誦曰同居三十餘年今長別矣以遺蛻奉託可乎噫

然而迹合掌端坐仍如故鼻垂兩玉筋長尺餘衆大驚  
異共爲募木造龕舅氏安公實齋居丁家莊與相近知  
其平日無道行聞之不信自往視之以造龕未竟二日  
尚未斂而色如生撫之肌膚如鐵石時方六月蠅蚋不  
集亦了無尸氣竟莫測其何理也

喀喇沁公丹公言

號益亭名丹巴多爾濟姓烏梁汪氏蒙古王孫也

內廷都領

侍蕭得祿幼嘗給事其邸第偶見一黑物如猫卧樹下  
戲擊以彈丸其物甫一轉身卽巨如大再擊又一轉身  
遂巨如驢懼不敢復擊物亦自去俄而飛瓦擲磚變怪  
陡作知爲狐魅惴惴不自安或教以繪像事之其祟乃



止後忽於几上得錢數十知爲狐所開始試收之祕不肯語次日增至百文自是日有所增漸至盈千旋又改爲銀一錠重約一兩亦日有所增漸至一錠五十兩巨金不能密藏遂爲管領者所覺疑盜諸官庫榜掠訊問幾不能自白然後知爲狐所陷也夫飛土逐肉斷竹鑽逐肉失越春秋載陳音所論古歌卽彈弓之始也兒戲之常主人知之亦未必遽加深責狐不能暢其志也餌之以利使盈其貪整觸彼禍羅狐乃得適所願矣此其設罪伏機原爲易見徒以利之所在遂令智昏反以爲我禮既虔彼心故悅委曲自解致不覺墮其彀中昔夫差貪句踐之服事卒敗

於越。楚懷貪商於之六百卒敗於秦。北宋貪滅遼之割地卒敗於金。南宋貪伐金之助兵卒敗於元。軍國大計將相同謀尚不免於受侮。况區區童稚烏能出老魅之陰謀哉。其敗宜矣。又舉一近事。曰有刑曹某官之僕夫睡中覺有舌舐其面。舉石擊之。踣而斃。燭視乃一黑狐。剝之腹中有一小人。首眉目宛然。蓋所鍊嬰兒未成也。翼曰。爲主人御車歸。狐憑附其身。舉橙擊主人。且厲聲陳其枉死狀。蓋欲報之而不能。欲假手主人以鞭笞洩其憤耳。此二狐同一復讐。余謂此狐之悍而直勝彼狐之陰而險也。

丹公又言科爾沁達爾汗王一僕嘗行路拾得二氈囊  
其一滿貯人牙其一滿貯人指爪心頗詫異因擲之水  
中旋一老嫗倉皇至左顧右盼似有所覓問僕曾見二  
囊否僕荅以未見嫗知爲所毀囊遽大憤怒折一木枝  
奮擊僕僕徒手與搏覺其衣裳柔脆如蓮草之心肌肉  
虛鬆似蓮房之穢指所樞處輒破裂然放手卽長合如  
故又如抽刀之斷水互鬪良久嫗不能勝乃舍去臨去  
顧僕詈曰少則三月多則三年必禿汝魄然至今已逾  
三年不能爲祟知特大言相恐而已此當是鍊形之鬼  
取情未足不能凝結成質故仍聚氣而爲形其蓄人牙

爪者牙者骨之餘爪者筋之餘殆欲合煉服餌以堅固其質耳

田侯松巖言今歲六月有扈從侍衛和升卒於灤陽馬蘭鎮總兵愛公星阿與和親舊爲經理棺衾送其骨歸葬一夕如廁缺月微明見一人如立烟霧中問之不言叱之不動愛公故能視鬼凝神諦審乃和之魂也因拱而祝曰昔斂君時物多不備我力緜薄君所深知今形見豈有所責耶不言不動如故又祝曰聞歿於塞外者不焚路引其鬼不得入關曩偶忘此君母乃爲此來耶魂卽稽首至地倏然而隱愛公爲具牒於城隍後不復

見又扈從

南巡時與愛公同寓江寧承天寺規模宏壯樓閣袤延  
所住亦頗軒敞一日方共坐忽樓窻六扇無風自開俄  
又自闔愛公視之曰有一僧坐北牖上其面橫潤鬚鬢  
鬢如人未剃目瞪視而項微俛蓋繼鬼也以問寺僧僧  
不能諱惟怪何以識其貌疑有人洩之不知愛公之自  
能視也又偶在船頭戲拈篙刺水忽擲篙却避面有驚  
色怪詰其故曰有溺鬼緣篙欲上也戊午八月宴蒙古  
外藩於清音閣愛公與余連席余以松巖所語叩之云  
皆不妄然則隨處有鬼亦復如人此求歸之鬼有繫戀

心開窓之鬼有爭據心緣篇之鬼有競鬪心其得失勝負喜怒哀樂更當一一如人是膠膠擾擾地下尚無了期釋氏講懺悔解脫聖人之法亦使有所歸而不爲厲其深知鬼神之情狀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莊周曰嗟來桑扈乎而已反其真特就耳目所及言之耳

閔徵草堂筆記卷二十四

灤陽續錄六

觀弈道人撰

狐能詩者見於傳記頗多狐善畫則不概見海陽李丈碩亭言順治康熙間周處士珣薄游楚豫周以畫松名有士人倩畫書室一壁松根起於西壁之隅盤拏天矯橫逕北壁而纖末猶掃及東壁一二尺覺濃陰入座長風欲來置酒邀社友共賞方攢立壁下指點贊嘆忽一友拊掌絕倒衆友俄亦開堂蓋松下畫一秘戲圖有大木榻布長簾一男一婦裸而好合流目送盼媚態宛然旁二侍婢亦裸立一揮扇驅蠅一以兩手承婦枕防蹂

蹣跚地乃士人及婦與媵婢小像也譁然起視眉目逼真雖僮僕亦辨識其面貌莫不掩口士人恚甚望空指劃詈妖狐忽檐際大笑曰君太傷雅曩聞周處士畫松未嘗目睹昨又得觀妙迹坐卧其下不能去致失避君小作劇君尙不自反乖戾如初行且繪此像於君家白板扉博途人一粲矣君其圖之益士人先一夕設供客具與奴子秉燭至書室突一黑物衝門去士人知爲狐魅曾詬厲也衆爲慰解請入座設一虛席於上不見其形而語音琅然行酒至前顧盡惟不食餽饌曰不茹葷



四百餘年矣。瀕散語士人曰：君太聰明，故往往以氣凌物。此非養德之道，亦非全身之道也。今日之事，幸而遇我儻，遇負氣如君者，則難從此作矣。惟學問變化氣質，願留意焉。丁寧鄭重，而別回視所畫，淨如洗矣。次日書室東壁，忽見設色桃花數枝，襯以青苔碧草，花不甚密，有已開者，有半開者，有已落者，有未落者，有落未至地，隨風飛舞者，八九片，反側橫斜，勢如飄動，尤非筆墨所能到。上題二句曰：芳草無行徑，空山正落花。按此二句，初唐楊師道之詩，不署姓名，知狐以答昨夕之酒也。後周處士見之，嘆曰：都無筆墨之痕，覺吾輩猶努力出棧有心作態。

景城北岡有元帝廟明末所建也歲久壁上徽迹隱隱成峯巒起伏之形望似遠山籠霧余幼時尚及見之廟祝棋道士病其晦昧使畫工以墨鉤勒遂似削圓方竹今廟已圯盡矣棋道士不知其姓以癖于象戲故得此名或以爲齊姓誤也棋至劣而至好勝終日丁丁然不休對局者或倦求去至長跪留之嘗有人指對局者一著銜之次骨遂拜綠章詛其速死又一少年偶誤一著道士倖勝少年欲改著喧爭不許少年粗暴起欲相毆惟笑而却避曰任君擊折我肱終不能謂我今日不勝也亦可云癡物矣

酒有別腸信然八十九年來余所聞者顧俠君前輩稱  
第一繆文子前輩次之余所見者先師孫端人先生亦  
入當時酒社先生自云我去二公中間猶可著十餘人  
次則陳句山前輩與相敵然不以酒名近時路晉清前  
輩稱第一吳雲巖前輩亦鬚鬚爭勝晉清曰雲巖酒後  
彌溫克是卽不勝酒力作意矜持也驗之不謬同年朱  
竹君學士周稚圭觀察皆以酒自雄雲巖曰二公徒豪  
舉耳搦陣喧呶潑洒幾半使坐而靜酌則敗矣驗之亦  
不謬後輩則以葛臨溪爲第一不與之酒從不自呼一  
杯與之酒雖盆盎無難色長鯨一吸涓滴不遺嘗飲余

家與諸桐嶼吳惠叔等五六人角至夜漏將闌衆皆酩酊或失足顛仆臨溪一一指揮僮僕扶掖登榻然後從容登輿去神志湛然如未飲者其僕曰吾相隨七八年從未見其獨酌亦未見其偶醉也惟飲不擇酒使嘗酒亦不甚知美惡故其同年以登徒好色戲之然亦罕有矣惜不及見顧繆二前輩一決勝負也端人先生恒病余不能飲曰東坡長處學之可也何併其短處亦刻畫求以及余典試得臨溪以書報先生先生覆札曰吾再傳有此君聞之起舞但終恨君是蜂腰耳前輩風流可云佳話今老矣久不預少年文酒之會後來居上又不

知爲誰矣

高官農家畜一牛其子幼時日與牛嬉戲攀角捋尾皆不動牛或齧兒頂舐兒掌兒亦不懼稍長使之牧兒出卽出兒歸卽歸兒行卽行兒止卽止兒睡則卧于側有年矣一日往牧牛忽狂奔至家頭頸皆浴血跳踉哮吼以角觸門兒父出視卽掉頭回舊路知必有變盡力追之至野外則兒已破顱死又一人橫卧道左腹裂腸出一棗棍棄於地審視乃三果莊盜牛者

三果莊回民所聚滄州盜藪也

始知兒爲盜殺牛又觸盜死也是牛也有人心焉又西商李盛庭買一馬極馴良惟路逢白馬必立而注視鞭

策不肯前或望見白馬必馳而追及銜勒不能止後與原主談及原主曰是本白馬所生時時覓其母也是馬也亦有人心焉

余八歲時聞保母丁媼言某家有牯牛跛不任耕乃鬻諸比隣屠肆其犢甫離乳視宰割其母牟牟鳴數日後見屠者卽奔避奔避不及則伏地戰栗若乞命狀屠者或故逐之以資笑噓不以爲意也犢漸長甚壯健畏屠者如初及角旣堅利乃伺屠者側卧橈上一觸而貫其心遽馳去屠者婦大號捕牛衆憫其爲母復讐故緩追逸之竟莫知所往時丁媼之親串殺人遇赦獲免仍與

其子同里閨丁媼故竊舉是事爲之憂危明警不可狎也余則取贖有復讐之心知力弗勝故匿其鋒隱忍以

求一當非徒孝也抑亦智焉黃帝巾机銘曰

机是本字校者或

爲破體俗書改爲機字反誤

曰中必慧

案漢書賈誼傳引此句作慧六韜引此句作慧音義並同

操刀必割言機之不可失也越絕書子貢謂越王曰夫

有謀人之心使人知之者危也言機之不可洩也孫子

曰善用兵者閉門如處女出門如脫兔斯言當矣

姜慎思言乾隆己卯夏有江南舉子以京師逆旅多湫

隘乃稅西直門外一大家墳院讀書偶晚涼樹下散步

遇一女子年十五六頗白皙挑與語不頃不答轉墻角

自去夜半睡醒似門上了鳥微有聲疑爲盜呼僅不應  
自起隔門罅窺之乃日間所見女子也知其相就急啟  
戶擁以入女子自言爲守墳人女家酷貧父母並拙鈍  
恆恐嫁爲農家婦頃蒙顧盼意不自持故從墻缺至君  
處君富貴人自必有婦儻能措百金與父母則爲妾媵  
無悔父母嗜利亦必從也舉子諾之遂相繼縈至雞鳴  
乃去自是夜半恆至妖媚冶蕩百態橫生舉子以爲巫  
山洛水不是過也一夜來稍遲舉子自步月候之乃忽  
從樹杪飛下舉子頓悟曰汝毋乃狐耶女子殊不自諱  
笑而應曰初恐君駭怖故託虛詞今情意已深不妨明



告將來游宦四方有一隱形隨侍之妾不煩車馬不擇  
居停不需衣食晝可攜于懷袖夜卽出而薦枕席不愈  
於千金買笑耶舉子思之計良得自是潛住書室不待  
夜度矣然每至秉燭則外出夜半乃返或微露髻亂釵  
橫狀舉子疑之而未決旣而與其變童亂旋爲一僕所  
窺亦並與亂庖人知之亦竊狎焉一日晝與變僮寢舉  
子潛扼殺之遂現狐形因埋於牆外半月後有老翁詣  
舉子曰吾女託身爲君妾何忽見殺舉子憤然曰汝知  
汝女爲吾妾則易言矣夫兩雄其雌爭而相戕是爲妬  
姦於律當議抵汝女旣爲我妾明知非人而我不改盟

則夫婦之名分定矣而既淫於他人又淫於我僕我爲  
木夫例得捕姦殺之又何罪耶翁曰然則何不殺君僕  
舉子曰汝女死則形見此則皆人也手及四人而執一  
死狐爲罪案使汝爲刑官能據以定讞乎翁俛首良久  
以手拊膝曰汝自取也夫吾誠不料汝至此振衣自去  
舉子旋移居準提菴與慎思隣房其變童與狐尤昵銜  
主人之太忍具洩其事於慎思故得其詳

吉木薩

烏魯木齊所屬地

屯兵張鳴鳳調守卡倫

單管喇望之名

與一

菜園近灌園叟年六十餘每遇風雨輒借宿於卡倫一  
夕鳴鳳醉以酒而淫之叟醒大恚控於營弁驗所創尙

未平申上官除鳴鳳糧時鳴鳳年甫二十衆以爲必無  
此理或疑叟或曾竊污鳴鳳故此相報然覆鞠兩造皆  
不承咸云怪事有官奴玉保曰是固有之不爲怪也爨  
牧馬南山爲射雉者驚馬逸懼遭責罰入深山追覓倉  
皇失道愈轉愈迷經一晝夜不得出遙見林內屋角急  
往投之又慮是盜巢或見戕害且伏草間覘情狀良久  
有二老翁攜手笑語出坐磐石上擁抱偃倚意殊褻狎  
俄左一翁牽右一翁伏石畔恣爲淫媒我方以窺見陰  
私懼殺我滅口惴惴蜷縮不敢動乃彼望見我了無愧  
怍共呼使出詢問何來取二餅與食指歸路曰從某處

見某樹轉至某處見深澗沿之行一日可至家又指最高一峯曰此是正南迷卽望此知方向又曰空山無草汝馬已饑而自歸此間熊與狼至多勿再來也比歸家馬果先返今張鳴鳳愛六十之叟非此老翁類乎據其所言天下真有理外事矣惟二翁不知何許人遁跡深山似亦修道之士何以所爲乃如此因樹屋書影記仙人馬繼頭事稱其比及頑童云中有真陰可採是容城術非但御女兼亦御男然採及老翁有何裨益卽修煉果有此法亦邪師外道而已上真定無此也

張助教潛亭言昔與一友同北上夜宿逆旅間絳綵有

聲或在意外或在室之外間初以爲蟲鼠不甚訝後微  
聞嘆息乃始慄然偵之無睹也至紅作埠偶忘收筆硯  
夜分聞有閣筆聲次早几上有字迹陰黯慘淡似有似  
無諦審乃一詩其詞曰上巳好鶯花寒食多風雨十年  
汝憶吾千里吾隨汝相見不得親悄立自悽楚野水青  
茫茫此別終萬古似香魂怨抑之語然潛亭自憶無此  
人友自憶亦無此人不知其何以來也程魚門曰君肯  
誦是詩定無是事恐貴友諱言之耳衆以爲然

同年胡侍御牧亭人品孤高學問文章亦具有根柢然  
性情疎濶絕不解家人生產事古所謂不知馬幾足者

始於似之奴輩玩弄如嬰孩嘗留余及曹慕堂朱竹君  
錢辛楣飯肉三盤蔬三盤酒數行耳聞所費至三四金  
他可知也同年偶談及相對太息竹君憤尤甚乃盡發  
其姦迫逐之然結習已深密相授受不數月仍故轍其  
黨類布在士大夫家爲竹君騰謗反得喜事名於是人  
皆坐視惟以小人爲黨君子無黨姑自解嘲云爾後牧  
亭終以貧困鬱鬱死死後一日有舊僕來哭盡哀出三  
十金置几上跪而祝曰主人不迎妻子惟一身寄居會  
館月俸本足以溫飽徒以我輩剝削致薪米不給彼時  
以京師長隨連衡成局有忠于主人者共排擠之使無

食宿地故不敢立異同不虞主人竟以是死中心愧悔  
夜不能眠今盡獻所積助棺斂冀少贖地獄罪也祝訖  
自去滿堂賓客之僕皆相顧失色陳裕齋因舉一事曰  
有輕薄子見少婦獨哭新墳下走往挑之少婦正色曰  
實不相欺我狐女也墓中人耽我之色至病瘵而亡吾  
感其多情而愧其由我而殞命已自誓於神此生決不  
再偶爾無妄念徒取禍也此僕其類此狐歟然余謂終  
賢於掉頭竟去者

田侯松巖言幼時居易州之神石莊土人云本名神子莊以嘗出神童  
故也後有三巨石間於莊北如春秋宋國之事故改今名在易州西南二十餘里偶與僮輩嬉

戲馬廐中見煮豆之鑊凸起鐵泡十數並形狹而長僅  
輩以石破其一中有蟲長半寸餘形如柳蠹色微紅惟  
四短足與其首皆作黑色而油然有光取出猶蠕蠕能  
動因一一破視一泡一蟲狀皆如一又言頭等侍衛常

君青

此又別一常君與  
常大宗伯同名

乾隆癸酉戍守西域卓帳南山

之下

塞外山脈自西南趨東北西域三十六國俠之以  
居在山南者呼曰北山在北者呼曰南山其實

也

一山山半有飛瀑二丈餘其泉甚甘會冬月冰結取水

於河其水湍悍而性冷食之病人不得已仍鑿瀑泉之  
冰水竅甫通卽有無數冰丸隨而涌出形皆如橄欖破  
之中有白蟲如蚕其口與足則深紅殆所謂冰蚕者歟



此與鐵中之蟲鍛而不死均可謂異聞矣然天地之氣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極陽之內必伏陰極陰之內必伏陽八卦之對待坎以二陰包一陽離以二陽包一陰六十四卦之流行陽極於乾卽一陰生下而爲姤陰極於坤卽一陽生下而爲復其靜也伏斯歛歛斯鬱焉其動也鬱斯蒸蒸斯化焉至於化則生生不已矣特中和之氣其生有常偏勝之氣其生不測中和之氣無地不生偏勝之氣或生或不生耳故沸鼎炎煊寒泉返結其中皆可以生蟲也崔豹古今注載火鼠生炎洲火中績其手爲布入火不燃今洋船多有之先兄晴湖蓄數尺余

嘗試之又神異經載冰鼠生北海冰中穴冰而居嚙冰而食歲久大如象冰破卽死歐羅巴人曾見之謝梅莊前輩戍烏里雅蘇台時亦曾見之是獸且生於火與冰矣其事似異實則常理也

數皆前定故鬼神可以前知然有其事尚未發萌其人尚未舉念又非吉凶禍福之所關因果報應之所繫游戲瑣屑至不足道斷非冥籍所能預註者而亦往往能前知乾隆庚寅有翰林偶遇乩仙因問宦途乩判一詩曰春風一笑手扶筇桃李花開潑眼濃好是尋香雙蝶蝶粉牆纔過巧相逢茫不省爲何語俄

翰林以編修改知縣衆謂次句隱用河陽一窟花  
事可云有驗然其餘究不能明比同年往慰司閤者扶  
杖蹙蹙出蓋朝官僕隸視外吏如天上人司閤者得主  
人外轉信方立階上喜而躍曰吾今日登仙矣不虞失  
足遂損其脛故杖而行也數日後微聞一日遣二僕而  
罪狀不明旋有洩其事者曰二僕皆謀爲司閤而無如  
先已有跛者乃各陰飾其婦俟主人燕息誘而蠱之至  
夕一婦私具餅餌一婦私煎茶皆暗中摸索至書齋廊  
下猝然相觸所賁俱傾愧不自容轉怒而相詬主人不  
欲深究故善遣去於是詩首句三四句並驗此此可謂

靈鬼矣然何以能前知此等事終無理可推也馬夫人  
釋人曾在是家云二僕謀奪司閹則自之初無自獻其  
意乃私謀一僕僕為書此策均與約是日有  
殺可乘隙以進而不佳相知故致兩敗二僕逐後點僕  
又黨附於彼者遂致館改者知其有伏幾陽使先往  
待而陰告主人任其自便至輟轉多方而不已黃雀螳  
耳而此四人者互相傾軋至輟轉多方而不已黃雀螳  
螂之喻茲其明矣  
記之以著世情之險

余官兵部尙書時往良鄉送征湖北兵小憩長新店旅  
舍見壁上有歸雁詩二首其一曰料峭西風雁字斜深  
秋又送汝還家可憐飛到無多日二月仍來看杏花其  
二曰水濶雲深伴侶稀蕭條只與燕同歸惟嫌來歲烏  
衣巷却向雕梁各自飛末題晴湖二字是先兄字也然

語意筆迹皆不似先兄當別一人或曰有鄭君名鴻撰  
亦字晴湖

偶見田侯松巖持畫扇筆墨秀潤大似衡山云其親串  
德君芝麓所作也上有一詩白野水平沙落日遙半山  
紅樹影蕭條酒樓人倚孤樽坐看我騎驢過板橋風味  
傷然有塵外之致復有德君題語云是卓惺庵作畫卽  
畫此詩意故並錄此詩殆亦愛其語也田侯云惺庵名  
卓禮圖然不能詳其始末大抵沈於下僚者遠情高韻  
而名氏翳如錄而存之亦郭恕先之遺山數角耳

古人祠宇俎豆一方使後人挹想風規生其效法是卽

紺風廟俗之教也其間精靈常在盼靈如聞者所在多有依託假借憑以獵取血食者間亦有之相傳有士人宿陳留一村中因溽暑散步野外黃昏後冥色蒼茫忽遇一人相揖俱坐老樹之下叩其鄉里名姓其人云君勿相驚僕卽蔡中郎也祠墓雖存享祀多缺又生叨士流歿不欲求食於俗輩以君氣類故敢布下忱明日賜一野祭可乎士人故雅量亦不恐怖因詢以漢末事依違酬答多羅貫中三國演義中語已竊疑之及詢其生平始末則所述事迹與高則誠琵琶記纖悉曲折一一皆同因笑語之曰資斧匱乏實無以享君君宜別求有

力者惟一語囑君自今以往似宜求後漢書三國志中  
郎文集稍稍一觀於求食之道更近耳其人面頰徹耳  
躍起現鬼形去是影射歛財之術鬼亦能之矣

梁谿堂言有客遊粵東者婦死寄柩於山寺夜夢婦曰  
寺有厲鬼伽藍神弗能制也凡寄柩僧寮者男率爲所  
役女率爲所汚吾力拒弗能免也君盍訟於神醒而憶  
之了了乃炷香祝曰我夢如其春睡迷離耶意想所  
造耶抑汝真有靈耶果有靈當三夕來告我已而再夕  
夢皆然乃牒訴於城隍數日無盼璽一夕夢婦來曰訟  
君得直則伽藍爲失糾舉山神社公爲失約束於陰律

皆獲譴故城隍躊躇未能理君盍再具牒稱將詣江西  
訴於正乙直人則城隍必有處置矣如所言具牒投之  
數日又夢婦來曰昨城隍召我諭曰此鬼原居此室中  
是汝侵彼非彼攝汝也男女共居一室其僕隸往來形  
迹嫌疑或所不免汝訴亦不爲無因今爲汝重笞其僕  
隸已足謝汝何必堅執姦汚自博不貞之名乎從來有  
事不如化無事大事不如化小事汝速令汝夫移柩去  
則此案結矣再四思之凡事可已則已何必定與神道  
爭反激意外之患君卽移我去可也問城隍旣不肯理  
何欲訴天師卽作是調停曰天師雖不治幽冥然遇有



控訴可以奏章於

上帝諸神弗能阻也城隍亦恐激意外患故委曲消弭使兩造均可以已耳詔訖鄭重而去其夫移柩於他所遂不復夢此鬼苟能自救卽無多求亦可云解事矣然城隍旣爲明神所司何事毋乃聰明而不正直乎且養癰不治終有釀爲大獄時併所謂聰明者毋乃亦通蔽各半乎

田白巖言濟南朱子青與一狐友但聞聲而不見形亦時預文酒之會詞辯縱橫莫能屈也一日有請見其形者狐曰欲見吾真形耶真形安可使君見欲見吾幻形

耶是形既幻與不見同又何必見衆固請之狐曰君等  
意中覺吾形何似一人曰當龐眉皓首應聲卽現一老  
人形又一人曰當僂風道骨應聲卽現一道士形又一  
人曰當星冠羽衣應聲卽現一仙官形又一人曰當貌  
如童顏應聲卽現一嬰兒形又一人戲曰莊子言姑射  
神人綽約若處子君亦當如是卽應聲現一美人形又  
一人曰應聲而變是皆幻耳究欲一睹真形狐曰天下  
之大孰皆以真形示人者而欲我獨示真形乎大笑而  
去子青曰此狐自稱七百歲蓋閱歷深矣

舅氏實齋安公曰講學家例言無鬼鬼吾未見鬼語則

吾親聞之雍正壬子鄉試返宿白溝河屋三楹余住西間先一南士住東間交相問訊因沽酒夜談南士稱與一友爲總角交其家酷貧亦時周以錢粟後北上公車適余在某巨公家司筆墨憫其飄泊邀與同居遂漸爲主人所賞識乃披余家事潛造蜚語擠余出而據余館今將托鉢山東天下豈有此無良人耶方相與太息忽意外嗚嗚有泣聲良久語曰爾尙責人無良耶爾家本有婦見我在門前買花粉詭言未娶誑我父母贅爾於家爾無良否耶我父母患疫先後歿別無親屬爾據其宅收其資而棺衾祭葬俱草草與死一奴婢同爾無良

否耶爾婦附糧艘尋至入門與爾相詰厲卽欲逐我既  
而知原是我家爾衣食於我乃暫容留爾巧說百端降  
我爲妾我苟求寧靜忍淚曲從爾無良否耶既據我宅  
索我供給又虐使我呼我小名動使伏地受杖爾反代  
彼擎我項背按我手足叱我勿轉側爾無良否耶越年  
餘我財產衣飾剝削並盡乃鬻我於西商來相我時我  
不肯出又痛捶我致我途窮自盡爾無良否耶我歿後  
不與一柳棺不與一紙錢復視我做衣僅存一襦裹以  
蘆蓆葬叢冢爾無良否耶吾訪於神明今來取爾爾尙  
責人無良耶其聲哀厲同住並聞南土驚怖瑟縮莫措

一詞遽噉然仆地余慮或牽涉未曉卽行不知其後如何諒無生理矣因果分明了然有據但不知講學家見之又作何道詞耳

張浮槎秋坪新語載余家二事其一記先兄晴湖家東

樓鬼

此樓在兄宅之西以先世未析產時樓在宅之東故沿其舊名

其事不虛但委曲

未詳耳此樓建於明萬歷乙卯距今百八十四年矣樓

上樓下凡縊死七人故無敢居者是夕不得已開之遂

有是變殆形家所謂凶方噉然其側一小樓居者子孫

蕃衍究莫明其故也其一記余子汝侂臨歿事亦十得

六七惟作西商語索逋事則野鬼假託以求食後窮詰

其姓名居址年月與見聞此事之人乃訶窮而去汝偕  
與債家涉訟時刑部曾細核其積逋數目具有案牘亦  
無此條蓋張氏紀氏爲世姻婦女遞相述說不能無纖  
毫增減也嗟乎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魯史  
且然况稗官小說他人記吾家之事其異同吾知之他  
人不能知也然則吾記他人家之事據其所聞輒爲敘  
述或虛或實或漏他人得而知之吾亦不得知也劉後  
村詩曰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  
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匪今斯今振古如茲矣惟不  
失忠厚之意稍存勸懲之旨不顛倒是非如碧雲騷不

懷挾恩怨如周秦行記不描摹才子佳人如會真記不  
繪畫橫陳如秘辛冀不見擯於君子云爾

亡兒汝侔以乾隆甲子生幼頗聰慧讀書未多卽能作  
八比乙酉舉於鄉始稍稍治詩古文尙未識門徑也會  
余從軍西域乃自從詩社才士游遂誤從公安竟陵兩  
派入後依朱子類於泰安見聊齋志異抄本時是書尙未又  
誤墮其窠曰竟沉淪不返以訖於亡故其遺詩遺文僅  
付孫樹庭等存乃父手澤余未一爲編次也惟所作雜  
記尙未成書其間瑣事時或可采因爲簡擇數條附此  
錄之末以不沒其篝燈呵凍之勞又惜其一歸彼法百

事無成徒以此無關著述之詞存其名字也

花隱老人居平陵城之東鵲華橋之西不知何許人亦不自道真姓字所居有亭臺水石而蒔花尤多居常不與人交接然有看花人來則無弗納曳杖僂僂前導手無停指口無停語惟恐人之不及知不及見也園無隙地殊香異色紛紛拂拂一往無際而蘭與菊與竹尤擅天下之奇蘭有紅有素菊有墨有綠又有丹竹純赤玉竹純白其他若方若斑若紫若百節雖非目所習見尙爲耳所習聞也異哉物之聚於所好固如是哉



士人某寓岱廟之環詠亭時已深冬北風甚勁擁爐  
夜坐冷不可支乃息燭就寢既覺見承塵紙破處有  
光異之披衣潛起就破處審視見一美婦長不滿二  
尺紫衣青袴著紅履纖瘦如指髻作時世粧方爇火  
炊飯竈旁一短足几几上錫槃熒然因念此必狐也  
正凝視間忽然一噉婦驚觸几燈覆遂無所見曉起  
破承塵視之黃泥小竈光潔異常鐵釜大如碗飯猶  
未熟也小錫槃倒置几下油痕狼藉惟爇火處紙不  
燃殊可怪耳

徂徠山有巨鱗二形不類鱗頂有角如牛赤黑色望

之有光其身長約三四丈蜿蜒深澗中澗廣可一畝  
長可半里兩山夾之中一隙僅三尺許游人登其巔  
對隙俯窺則蟒可見相傳數百年前頗爲人害有異  
僧禁制遂不得出夫深山大澤實生龍蛇似此亦無  
足怪獨怪其蟠伏數百年而能不饑渴也

泰安韓生名鳴岐舊家子業醫嘗夜騎馬赴人家  
忽見數武之外有巨人長十餘丈生膽素豪搖鞚徑  
過相去咫尺卽揮鞭擊之頓縮至三四尺短髮蓬鬆  
狀極醜怪屑吻翕閤格格有聲生下馬執鞭逐之其  
行緩澁踟躕地上意頗窘旣而身縮至一尺而首大

如甕似不勝載殆欲顛仆生且行且逐至病者家乃  
不見不知何怪也汶陽范灼亭說

戊寅五月二十八日吳林塘年五旬時居太平館中  
余往爲壽座客有能爲烟戲者年約六十餘口操南  
音談吐風雅不知其何以戲也俄有僕攜巨烟筒來  
中可受烟四兩爇火吸之且吸且咽食頃方盡索巨  
盃淪茗茗飲訖謂主人曰爲君添鶴算可乎卽張吻  
吐鶴二隻飛向屋角徐吐一圈大如盤雙鶴穿之而  
過往來飛舞如擲梭然旣而嘎喉有聲吐烟如一線  
亭亭直上散作水波雲狀諦視皆廿許小鶴鵲鵲左

右移時方減衆皆以爲日所未睹也俄其弟子繼至  
奉一觴與主人曰吾技不如師爲君小作劇可乎呼  
吸間有朶雲飄縵筵前徐結成小樓閣雕欄綺窗歷  
歷如畫曰此海屋添籌也諸客復大驚以爲指上毫  
光現玲瓏塔亦無以喻是矣以余所見諸說部如擲  
孟化鶴頃刻開花之類不可殫述毋亦實有其事後  
之人少所見多所怪乎如此事非余目睹亦終不信  
也

豫南李某酷好馬嘗於遵化牛市中見一馬通體如  
墨映日有光而腹毛則白於霜雪所謂烏雲托月者

也高六尺餘駿尾鬃然足生爪長寸許雙目瑩澈如水精其氣昂昂如雞羣之鶴李以百金得之愛其神駿芻秣必身親然性至犇劣每覆障泥須施絆鎖有力者數人左右把持然後可乘按轡徐行不覺其駛而瞬息已百里有一處去家五日程午初就道比至則日未銜山也以此愈愛之而畏其難控亦不敢數乘一日有偉丈夫碧眼虬髯款門求見自云能教此馬引就檻下馬一見卽長鳴此人以掌擊左右肋始弭耳不動乃牽就空屋中闔戶與馬盤旋李自隙窺之見其手提馬耳喃喃似有所云馬似首肯徐又提

耳喃喃如前馬亦似首肯李大驚異以爲真能通馬語也少間啓戶引韁授李馬已汗如濡矣臨行謂李曰此馬能擇主亦甚可喜然其性未定恐或傷人今則可以無慮也馬自是馴良經二十餘載骨幹如初後李至九十餘而終馬忽逸去莫知所往